

水塔

雷

加 著

光華書店發行



目次

一枝三八式	一
五大洲的帽子	三
水塔	五
鴨綠江	八
姊之家	一一
有仇必報	一五

一枝三八式

三連二排，二十六個戰士，在第二線上防守着一個高四百米達的山頭。這個山頭是孤立着的，牠的尖削的山脊像瘦嶙嶙的貓背一樣。在山那邊隔着河灘，激戰正在進行着。但由早晨直到現在，敵人始終沒有向這裏發過一砲，而我們也不肯先開槍，這像是捉迷藏，你越是我找不到，我越是我好的隱藏起來。

沒有槍聲的火線，在曹清林看來，比今天的天氣——沒有雨滴的陰天還要使他難受。他是這一排裏第一個高興硬打硬撞的漢子。他把右手掌在眼眉上揉了一下，眉峯舒開了；但心裏依然難受。

他轉過臉望望右旁的高大成，高大成像是睡着了，伏在那裏不動。在他的左上方，排長正躲在一塊岩石旁邊向下望。在這一排裏唯有排長一個人有這種瞭望的資格，起初

他非常妒忌；但後來他反而看定了排長的臉，企圖在這臉上可以看出點什麼，這時就聽見排長在嘟囔着：

「媽格×！費了一天的勁，一下子就糟啦！我就不信，這一羣活人會看不住鬼子，他用騎兵向正面衝，就該注意跟在後面的大部隊；你看，人家一擡就把山頭搶了。還有什麼話講，對面這個山頭一丟，敵人再把重火器運動上去，整個第一綫就算垮台；看吧！第一綫站不住腳，第二綫有個×用。」

第二綫除了三連二排之外，還有第五連在左翼，排長向左望了一下，狠狠地撇開右臂，在岩石後面坐了起來。曹清林看到這裏衝上去問：

「什麼？排長？讓我……」

排長向他揮起拳頭，咬着牙根嘶叫着：

「好同志！你動什麼？難道怕敵人發現不了目標？……」

曹清林一弓身子退下來，他學着高大成，伏在那裏不動了；但他的下巴骨却在一擺一擺地動着，像咬嚼什麼似的。

第一顆砲彈震裂了靜謐的空氣落在一塊岩石上炸開了。在破片和粉散的石塊的飛濺中，全排的戰士們震動着。這時排長的聲音在間斷的砲聲裏像鷹鷲一般地掠過：

「臥下來！誰也不要動！」

戰士們都高興尊重這個戰場上的紀律，因為敵人的砲火，最怕我們伏下不動，這樣會減小牠的殺傷力到最小的程度；並且，當敵人以為我們退了或是死光了的時候，便大模大樣的摸上來，這時我們會像煞神似的由地裏鑽出來，殺他們個痛快。

烟柱叻接着低落的陰雲，戰士們伏在那裏艱澀地呼吸着，快要出汗了。砲聲響激了山谷，地面震慄着，硝烟和黃粒的塵土刺着鼻腔，使頭發暈，彷彿大地在轉。

前一刻，他們覺得兵力還很雄厚；但現在他們失去了第一綫的屏障，像是一個伸在外面却没有戴鋼盔的頭一樣了，並且敵人的砲火把他們孤立起來，使這條薄弱的戰綫在密集的砲彈下面，像一根富有彈性的蛇似的扭動着，翻騰着。牠也許會像皮糖一般的被扭斷的吧！因為他們沒有應援部隊，他們沒有配備一挺機關槍，他們僅僅是一個被敵人所輕視的二十六個戰士使用着十八枝雜牌槍的隊伍。

砲聲拖着沉重的尾音在山凹裏迴轉，彷彿一個巨人揮着鐵鞭抽打山壁。砲彈洞孔密密地圍住了山腰，戰士們張着陰沉的面孔在等待着一個山洪一般的衝鋒。

當一顆落在背後山溝裏的砲彈滑過山脊的時候，牠像割裂了一塊綢帛似的引起一聲慘叫。排長預感到一種不幸，張開了嘴，輕握着拳頭蹲起來向右側望着。他的火紅的眼睛凸得怕人呢！

這時，一個紅頭漲臉的通信員由山底下爬上來，他望見了排長遠遠地敬個禮，同時

啞着喉嚨喊了一聲「報告」。排長躬着腰蹲下來，然後立直了身子向年青的通信員走去，問：

「是不是退却命令？」

通信員點點頭，順手把命令交給了排長，而他的頭在砲火底下永遠是朝着側面偏一點，彷彿這樣子可以躲開砲彈似的。

戰士們也跟着蹲下來了，他們疎懶得像是不願離開這裏似的打着呵欠，緩行的行列跟在排長的背後。有的覺得驚奇，小聲問：

「怎麼，退啦嗎？」

「還不看見通信員在那裏！」有的這樣聰明的回答着。

排長專心一致的，又像是惘然地走着。他走上兩步回頭看看，又走又回頭看看，終於轉過身來不安的問：

「方才是哪一個？」

六班副班長屈着寒顫的膝關節湊近兩步答：

「報告排長，方才是我們班長，他……就那麼一抬頭，就碰着了彈子。」

副班長把左臂屈着伸出去，向前一壓地比劃着；但是排長沒有看他，反而皺起眉頭問：

「他呢？」

「他和砲彈一塊跌下去啦！」

排長把剛接在手裏的命令扭成拳頭在左手掌上拍打着，一邊咕嚕着什麼，一邊向山下走去。

有誰在說：「這真是該着，怎麼這麼巧呢？」

二

黃昏潛行在山溝裏。三連二排已經把砲聲留在背後，踏着狼糞，走上了連野草也沒有一根的險路。他們沒有唱歌，也聽不見一聲咳嗽。這是一匹在一天的飢餓，寒冷，戰鬥的神經搏動中疲憊了的巨獸。天空的陰雲低低的垂下來，像魔術師的手掌似的吞沒了周圍的山尖。對面的山坡上，有一塊方形的穀田像是一隻癡大的眼睛在望什麼。山下，沿着溪流的左岸，有一片蕎麥田伸展着，往日跳躍在陽光下的鮮艷的花朵，現在低着頭，聲息不動，彷彿一片嚴冬的積雪。蕎麥田的盡端座落着一個沒有炊烟的村子，遠處一片榆樹林混含在陰雲中間，沒邊沒緣的。

曹清林跟在排尾同高大成一起走着，他倆要說點什麼；但是沒有誰肯先開口。他倆都是不大會說話的人，不過在排上曹清林的話要被人看重一些，因為高大成往往說得沒

頭沒尾。高大成矮一點，顯得比曹清林結實，就像他的眉毛又粗又短一樣。在他那黃色的面孔上，嵌着一雙昏黃的眼球，牙齒永遠粘着小米飯粒，看去什麼都是黃的。曹清林長着一張平臉，尖翹在正中間的小鼻頭，就像草坪上的一隻奸狡的小松鼠；但是在那薄眼皮下却閃着一雙怪光亮的小黑眼睛。高大成永遠不會忘記這眼睛的，那次他沒有選上奮勇隊，要哭似的等在村口上，曹清林就是頭一個用這樣的眼睛來安慰他的。不論什麼爲難的事，彷彿經這熱情的眼睛一照就溶消了。

曹清林走在前面，像是伸了個懶腰似的用鼻音說：「嗨！你說咱們打過敗仗嗎？今天真他媽怪，一槍沒放就退啦！」

「六班長可犧牲啦呢！」高大成這麼提醒一下，得意地望着曹清林的後脖頸。
「咳！真不够本！」他停住了脚步，望望前面說：「要不是排長在前面領着走，老子定要和鬼子拚拚！」

他們轉過一個山頭，由一條連接着穀田的石砌的小路走進了下社村。下社村在前兩個鐘頭，動委會的工作同志勸陳老爹拖走了那隻死也不肯離開家門的老狗之後，再也找不到什麼生物了。平時他們早已把糧柴埋藏在山凹裏覓定的地方，當那畫着三個十字的通知由上一個村子飛到這個村子的時候，他們便捲起僅有的什物，打着驢子漫山漫野地奔去。這次村長偕同動委會的工作同志挨門挨戶檢查過之後，還留在連部裏沒有走，彷彿

佛說：

「村裏連一根火柴也找不出了；但是你們要什麼呢？我們都是一家人，說吧！」

他拍拍腰板，就像人伏和給養可以馬上由腰包裏掏出來似的。連部設在一個門樓下面，排長在門樓前的台階上遇見了連長。連長緊閉着像鐵一樣硬的嘴唇傾聽着排長的報告。他終於耐不住地問：

「到底怎樣退下來的，你說？是不是有鬼拖着你的腿……」

「通信員去了……」排長迷亂地答：「通信員剛爬上去……」

「到底怎樣？」連長氣粗地喝問。

「我……」排長這時舒展開被拳頭扭成一團的命令，震驚地讀着。

連長的臉青青的，他望着白楊上面飛空了的烏鴉巢，他又像傾聽遠來的砲聲，但他壓不住他的怒氣，對着排長的臉暴跳地喊：

「你們不尊重命令，不執行命令。你們不聽命令就退下來，你們連一個鐘頭也不能再支持下去嗎？五連沒有你們掩護着能退得下來嗎？呃，真氣死人！」

連長把拳頭伸出來搖擺着；排長張着白臉仍然企圖辯解：

「通信員拿着命令……」

「怎麼，命令傳達錯了嗎？」

「沒有，因為我聽他說退却，祇是沒有看命令上規定的時間……」

「爲什麼不看？在前方給你的命令，你預備拿到後方來看，你要拿回家裏再看！」

「我……我站起來是因為六班長陣亡了；通信員一去，戰士們也跟着我站起來，所以就……我先看看命令就好啦！」

連長氣得閉上嘴唇不響了，把兩臂交叉起來壓在胸脯上，彷彿怕他的胸脯爆裂似的。排長又把眼睛落在命令紙上也跟着不響了；但他在這沉默中可怕地戰慄着。戰士們坐在一塊小草坪上休息，他們在這種懾人的氣氛底下忘記了吸烟或是談笑。

連長忽然問：

「哪個班長陣亡啦？」

「就是那個……」

排長一時說不清，於是六班副班長忙着回答：「有一枝三八式的那個，他向前一探頭，砲彈就把他掀下去了！」

他又做出探頭向下偵察的姿勢，連長的視線跟着向下一掃。因為曹清林正在副班長的身旁，他感到連長望了他一眼，使他莫明其妙地抖了一下。他不是害怕，也不是幸災樂禍，而是一種熱情的激動。隨後連長的聲音又問：

「他呢？」

「沒有抬下來，跌在山溝裏！」

「那末槍呢？」

連長突然把胸前的兩臂放下來，用着幾乎沒有張動的嘴唇逼問着。他那被狹小的眼臉緊壓着的瞳孔和探前的脖子在等待着回答。

「哦——你們……」連長失望地鳴咽着，他仰起脖子在階上像困惑的獸似的蹣跚着慢步。他的上身前後搖擺，兩臂上下揮動，嘴唇有時閉起有時張開的嘟囔着，最後他全身震慄地說：

「你們這羣人……你們把自己的腦子吃進去又屙出去了。你們這羣無用的傢伙，你們忘記了你們用的是什麼槍，你們那些水蓮珠，套筒，金鈎，老毛瑟，唐縣造全能打得響嗎？打過一排子彈還能拉開槍栓嗎？哪一枝能頂得上那枝三八式！可是你們成心丟了他，哦，你們娶了老婆連兒子都不會疼的，鬼把你們的心竅迷住了，你們忘記了那枝三八式響起來像輕機槍一樣，你們也忘記了那是敵人親手給我們送來的呀！我們這一連裏還能找出第二枝來嗎？你們爲什麼不拿回來？呸！」

連長的多骨的面龐在陰影中抽動着。他不能安穩的站一下，聲音越來越急促，最後使他窒息似的截住不再講了。

在戰士中間，郭永清哼了一聲低低的說：

「這算什麼連長，爲了一枝槍也值得發瘋！」

郭永清是一個尖嘴巴猴的小傢伙，說起話來喜歡扭着鼻子，走起路來一顛一顛的。他不慣這個連長，他以往所見過的連長都是穿着馬靴，背着武裝帶，滿身橫氣，說話就是命令，叫人不得不尊敬。但這個連長是什麼派頭呀？他常常在戰士中間神氣的講：

「我見的多啦！我經過的部隊數也數不清，什麼苦都受過，什麼好處也嘗過，哼！」

說完把嘴一撇，裝出什麼也瞧不上眼的樣子，就像他剛才說完話所做的鬼臉那樣。曹清林從來不理他，他覺得郭永清渾身都有可打的地方。今天他忍耐不住了，咕嚕一聲跳起來，噴着吐沫星吼着：

「你說誰發瘋？我看你整天發瘋。」

郭永清一轉頭，又扭過去，往地下唾着口水，沒做聲。

「老子老早就看你兩路！」

郭永清偏着頭，扭着鼻子向他：

「最好把你的眼睛挖下去，不要看。」

「媽格×，老子今天就要教訓教訓你這個鬼雜種！」

曹清林揮着拳頭逼上前去，高大成也挽起袖子跟在曹清林後面站起來了，現在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這一點上，空氣頓形緊張了；但連長的聲音在上面喊着：

「什麼事又窮吵？」

曹清林臉紅起來，像是受了教師的訓斥的小學生那般垂下手來。忽然他邁前了兩步，跨上台階用另一種沉重堅定的調子說：

「報告連長，我要去……」

連長不解的問：「上那去？」

「那枝三八式，我要去拿牠回來！」

連長和戰士們都被這句話驚住了；但他自己非常鎮靜，一點不覺得有什麼奇怪，因為連長方才講的那些話，已經深深地打動了他。一開始他就喜悅連長那不裝做的感情流露的調子，同時他對連長老早就懷着了敬愛，他認為連長很看得起他。還是那次連長找他談話的事呢！那時連長溫和地對他說：「曹清林呀！你在課堂上再不要打瞌睡！要好好地學習，我就是這樣學習成功的呢！」他拘謹地對連長說：「連長再看見我睡覺就當面打我耳光好啦！我不會跳河的。」他感到把他叫在屋子裏對他講是一種污辱似的。連長握起他的手稱讚着：

「不錯，你還够得上一個革命同志。」今天他就是以這種革命同志的精神出現的。

連長走下台階拍着他的肩膀問：

「你要去，你真的要去嗎？你真能把那枝三八式取回來嗎？」

「我能……」他毅然地答。

「怕你摸不清那枝三八式在什麼地方吧？」

他覺得連長的眼光射在他的臉上像火烤着一樣，他用粗手抹了一把，說：

「我怎麼不知道，不在山頭上就在山溝裏。」

但是連長遲疑起來，他說：

「人都被砲彈炸死了，槍不是也跟着砲彈炸飛了嗎？」

「炸飛了，……就是炸飛了把零件揀回來也是用得着的，像我的槍退子鉤就不中用啦，高大成那支破槍打了補綻還缺好些零件呢！還有別人的槍也是……」

「好同志！」連長的手在他肩上搖着：「但是我看你還是不能去，唔……我怎麼說你不能去呢？你想敵人的砲火眼看就要停了，砲一停他們就要摸上來……你去了，說不定回不來，連你的槍也丟在那兒，你說，是不是？」

連長說到這裏，回轉身爬上台階對所有的戰士們說道：

「同志們！你們看吧！站在這裏的是一個真的英雄。你們看他穿起軍裝來還像一個莊稼人；但是他馬上就會幹出一件驚人的事來呢！他要回去把你們丟在那兒的槍取回

來，他是自動地，熱情地，勇敢地這樣請求着，同志們，讓他做我們的榜樣，我們要學習他的精神……」呆了一會連長才接下去說：「但是我不能叫他去，不論他拿回槍來也好，拿回零件來也好，這件事需要考慮一下，同志們！我怕曹清林真的犧牲，而且剛才的教訓告訴我們，我們既丟了一枝槍，就再不要丟第二枝呀！」

「對的，對的。」底下戰士們細聲附和着。

曹清林由台階上跳下來，張開兩隻大手對所有的人喊：

「同志們！我要去！我不要槍，我不拿我的槍！我放下我的槍讓我去，我不會說什麼，我來當兵是爲的打鬼子。」

他當着這些人面前不會說什麼大道理。他急得出汗了，他又轉向連長央求着：

「連長，讓我去吧！我知道你心疼那支槍，排長也心疼，無論誰都要心疼的。讓我去把槍托拿回來也好！不的話，六班長死也不甘心呀！我放下我的槍，子彈，我連手榴彈也不要了，連長讓我去吧！」

在連長的面前閃動着一副固執可愛的面孔，他感動了，他那鐵一般硬的嘴唇這回大張開，熱切地對曹清林說：

「好同志！那末……，你去吧！可要快點回來呀！也許我們馬上就要移動位置的，記住由南往北找隊伍歸隊。」

曹清林的小尖鼻子在臉上跳舞了，他微笑了。他忙着自己的槍放下，又把子彈袋橫放在槍的上面，另外三顆手榴彈像是酒瓶一樣地豎立在一旁。一轉眼，他頓着輕爽的身子在雲霧中消失了。

三

曹清林張着微微焦灼的嘴唇，一直向前走去。嵯峨的岩石在他周圍聳立着，一股澗水在他脚下淙淙地流轉，使他覺得口渴起來。天上沒有一點風，然而由陰濕的山壁沁出刺骨的寒氣。他感到被子彈袋壓出汗來的那一條，格外冷冰冰的。

他的眼睛筆直地瞪向前方，又像是站在崗位上了。他站崗時，眼睛是一動也不動的。但是在他的心裏這時起伏着種種念頭。他想着六班長的身上一定還有手榴彈，也許兩顆，也許三顆，真是三顆就好了。他是戰士中間頂會用手榴彈的一個，他常常在敵人將要佔據的房舍門口擺上一顆手榴彈，這樣，就是房子有整堆的雞蛋，敵人也不能拿走一個，因為敵人看見了手榴彈就不敢走進去的。他又想起他由隊伍站出來的時候，高大成曾拖了一把，高大成也許要跟他來的；可是他沒有這樣吩咐他，他覺得這件事是應該一個人幹的，兩個人幹就不值得了。一忽兒，另一副情景又在他的頭腦中出現了。他記起他參加這個隊伍還不久，在別人看來，他不過是一個軍裝還沒有褪色的新戰士。他來

的那頭一天，他還沒有放下被子就跑出一個傢伙打着官腔問他：「同志，你爲什麼來當兵呵？」「我來打鬼子的！」他氣盛而又謙虛地答。「同志，那末你來當兵爲什麼不早點來呢？」「怎麼？」他心裏想：「莫非他知道了我原先死也不肯當兵那回事嗎？準是民運組他們告訴了他，他特意來拷苦我的。」於是他裝模裝樣地答：「先前我有家呵，有老婆，有孩子。」那個人偏又跟着問：「那末你現在爲什麼又來了呢？」「那還用說，我現在家沒有了，鬼子殺了老婆孩子，鬼子燒了房子，我要報仇呀！」那傢伙嗤着鼻子，眊着眼睛說：「現在來也有點晚了，你看我，我幹了六個月，一開頭就有我，我的家還好好的，我的老婆也沒有死……」他說完彈着手指走開了。曹清林當場氣得咬着嘴唇，半晌不響。後來一打聽，知道他叫郭永清，就是今天說冷話引起了曹清林的憤怒的那個傢伙。

這時砲聲忽然停止了，這使曹清林陷進了空虛和不安裏。

一片乳白色的霧罩在他剛才退下來的山頭上，彷彿爲了寒冷戴上了一頂白兔皮風帽。曹清林迷濛着眼睛發起愁來，他在山底下還看不準六班長剛才臥在山頭上的位置，叫他鑽進雲霧裏面可怎麼找呢？

但是六班長跌下來的山溝就在眼前，這個長長的山溝像通氣孔似的吹着勁風，使他在溝口那裏不得不停住腳站穩一下。他進了山溝之後，順着夏季暴雨冲成的層層疊疊的